

# 亞菲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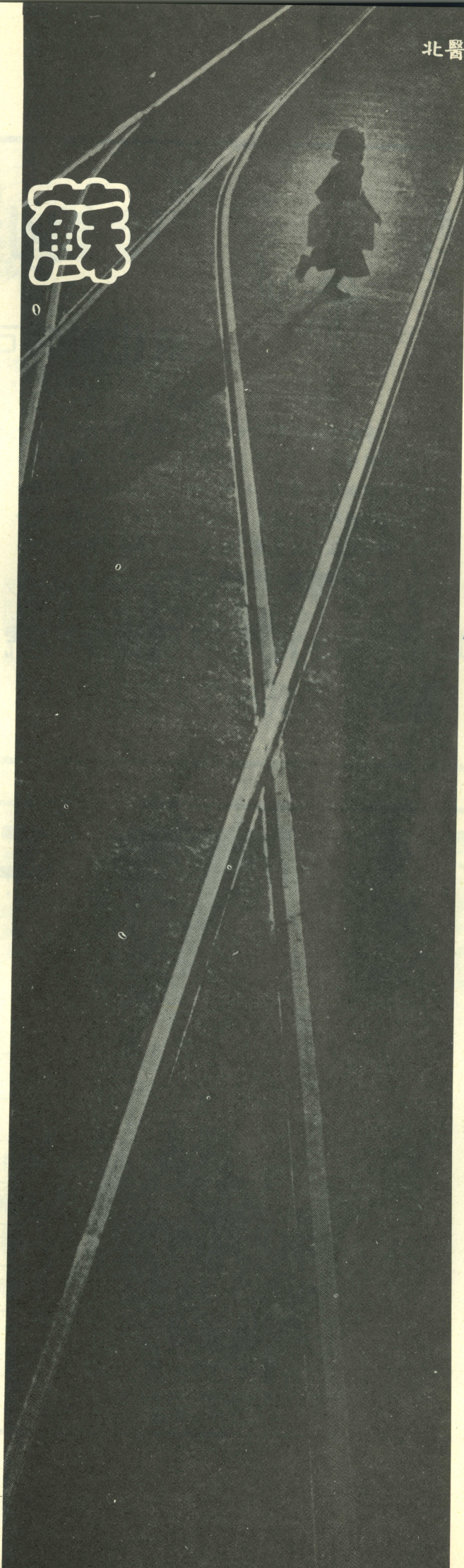
晨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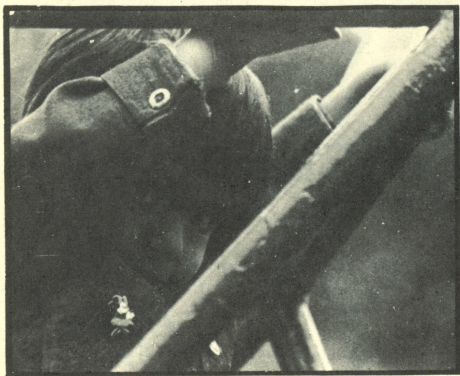
想起妳，我親愛的女兒，此時妳已不在台灣，遠達太平洋的彼端。西雅圖，是妳父親的故鄉，那兒的氣候酷寒，天冷時，別忘了套上毛線衣襪，妳已漸漸長大，這些身邊的小事，該學著自己注意了。

我知道，這一生一世，也許我都不能再見到妳，就算再能相逢，也許僅是擦身而過，妳已忘了我，我也不認得妳。但是，蘇菲亞，妳活在我生命中的這幾天，我很難忘記，我們所互相給予的，也許不能用些很偉大的形容詞來

堆砌，可是我願意告訴妳，我愛妳。

踏進病房工作的第四天，我見到了妳父親，他躺在病床上，插著鼻胃管，腹上開了幾個洞，牽牽扯扯地接著引流管，瘦得可看出骨頭的形狀。他由美來台已多年，卻不會說中國話，連聽都不太會。末期的癌症侵蝕著他，氣息奄奄，不能動彈。妳的母親，是我們台灣同胞，她不眠不休地照顧他，然而有一天，她匆匆離去，不見人影，第二天晚上，妳跟著來了，原來她回高雄去接妳。





有人告訴我，妳進病房時，對著妳爸爸呼喚：「Daddy, Can you talk?」一聲又一聲，連護理長都流淚了！

我見到妳時，妳跟一般的孩子一樣，健康得像耀眼的陽光，甩著深褐色的頭髮，操著流利的國語和台語，在整個病房中，如同調皮的麻雀，不停地穿梭跳躍、吱吱喳喳。妳會說：「我爸爸很嚴重哎！」可是說完這話，妳又去找新奇的東西玩了。妳惟一傷心落淚的時候，是在挨媽媽的打以後，說實話，妳太頑皮了，太愛吵鬧。

不過，我們都能諒解妳，因為妳才六歲，人生的病老苦痛，妳還不懂。這是妳的童年，妳有權利追求快樂。能夠在不知愁苦中失去父親，也許該算是不幸中的幸福。

每個人都喜歡妳，因為妳是如此動人的洋娃娃，連一向嚴肅的外科主任都把他兒子的電動玩具送給妳。病房的護士們為妳做了好幾頂護士帽，雖然是紙做的，妳戴起來還挺好看的，有一頂還是四條槓呢！蜜斯孫說：

「將來不能讓她當護士，男病人會被她迷昏掉。」我們都同意她的說法。

病房裏實在不適合孩子久留，沒多久，妳就瘦了，小圓臉現出了尖尖的下巴。病房的空間有限，沒多久，妳就玩厭了，看厭了，妳們在台北又沒有親友，送妳回高雄，又惟恐父女倆見不到最後一面。

那天，我值大夜，我手握手電筒，站在門邊，望見妳和媽媽相擁而睡，擠在爸爸床脚的一張小躺椅上，內心有一陣翻騰。回家後，我向小虎——記得嗎？我房東七歲大的小孩，我要

妳叫他「哥哥」的——要了兩樣玩具，借了一架小幻燈機，那天晚上，你玩得很開心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要下班了，我告訴妳媽媽，那天晚上我休假，我想帶她的女兒跟我住一晚。有人早就警告過我：「平平安安的是很好，萬一發燒了，或是那裏不舒服，你可要負責任！」有人說：「別人的孩子少碰為妙。」我們當護士的，不要跟病人的家屬有牽扯。」我很明白這些道理，可是，我也有我的主張。

十個鐘頭後，我的背包裏裝著妳的衣服、鞋子，帶著妳步出病房，妳主動伸出妳胖胖的小手，我一把握住，暖暖的。根本不用逗妳，也不用找話講，一路上，妳說個不完，笑得似春花燦爛。我們先回我的寄宿處，房東太太招待妳一頓蚵仔稀飯，我才發現妳很挑嘴，不吃蚵仔，只好把牛肉乾撕了，拌在飯裏餵妳。吃完之後，又匆匆帶妳至百貨公司的遊樂場玩。我抱著妳上下車，老是惹來全車注目的眼光，蘇菲亞，妳實在漂亮，我真希望妳真的是我的女兒，所以我很遺憾，妳叫我「阿姨」，而不是媽咪。

電影街裏，我們又吃又玩，百貨公司關門了，妳還意猶未盡，只好騙妳說：「再不走，沒車子回家，沒地方住哦！」回程車中，我累得說不出話，妳依舊神采飛揚，賦在我身上吱吱喳喳，一車子的人都奇怪我們的關係。說實話，要是真有人以為我是妳媽，我會很得意的。

果是累，幫妳洗澡也有趣，妳依舊笑笑鬧鬧，洗澡間裏盡是妳高亢的稚語。安頓妳上床，妳很乖地一個人先躺著，然後我才得安頓自

己。洗完衣服，回到房間，才發覺妳根本沒睡，床上床下跑了好幾回，纏著房東太太，冰淇淋吃了一大杯。

我讓妳睡我的床，還想不出自己要睡那裏，妳又一骨碌爬起來：

「阿姨，我要睡大床啦！」

原來妳看中了隔壁客房的席夢斯床，好在房東太太慷慨大方，妳又贏了一仗。那時已將近午夜，我從清晨下班後祇休息了兩個小時，又帶妳玩了一晚上，實在疲累已極，可是妳仍精神奕奕，上床下床，我支撐到一時左右終於睡去，不知後來你怎麼排遣自己？

翌日，小虎把他的故事錄音帶借給妳聽。妳要知道，這實在不容易，他一直是主張「女生最討厭」的，不過，大女生不包括在內，又是爸媽惟一的兒子，爺爺奶奶惟一的孫子，平時小氣得很。中午，我帶妳回到我老家，平時一個人坐車不覺太遠，多了一個妳，才覺得漫漫路遙。家裏的人也挺喜歡妳的，家裏很久沒有妳這樣小的孩子了。吃飯時妳說不餓，我們都吃飽了，妳才東嚐西嚐，嚷著要吃飯。午後，我向妳解釋：

「阿姨晚上要上大夜班，現在要睡一下下，妳跟我一起睡好不好？」

妳點頭答應了。結果妳拉我的頭髮、扯我的衣服、惹莉莉（狗）生氣。我實在很想罵妳，但妳一臉的天真可愛，我實在不知如何討厭妳。

我要送妳回醫院，妳不肯：

「我不要回醫院啦！我明天、後天還要住在妳那裏。」喜歡我嗎？妳點點頭。

傍晚時分，我們又回到房東家裏。我買了牛奶和油炸圈給妳，吃飽了，妳仍不肯讓我休息，好在房東和小虎回來了，幫我支開了妳。正慶幸可小睡片刻，小虎進來與我說悄悄話，我跟他一直都是好朋友，他一向都喜歡附在我耳邊說話。這時妳闖進來，一見小虎與我這般熱絡，竟然摔在地下，大哭起來，我要解釋，妳却一把扯起床單，「啞」的一聲咬出裂洞！小虎嚇壞了，從床上滾下，跑進廚房向媽媽告狀，我無力地趴在床上，面對著妳，百感交集。

我不知道我對妳如此重要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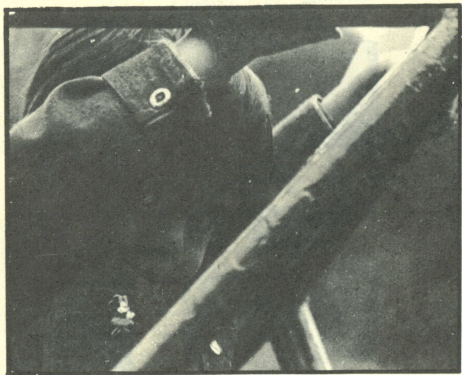
從來沒有人如此強烈地想擁有我！

或許我又錯了，我不該帶妳進入我的世界，萍水相逢，何必相識？終究是陌生人兩個。

蘇菲亞，我帶妳出來，並不完全是因為喜歡妳、想給妳快樂，而是因為，我需要妳幫助我遺忘。在這個地球上，有很多人隱藏著憂傷，忍受著傷感。許久以來，我一直鍾情於一個男孩，不幸的是，他的感情太支離破碎，分給了太多的人。高興，他就來，不高興，就不理不睬。前些日子，他回來了，他說他跟我在一起很快樂。但是，不知為什麼，他又走了，連聲再見都不說。電話，不接，信，不回，所有的容忍、犧牲、等待和關懷都成鏡花水月。

他已經這樣地離開我兩次了，我不知道下次他何時再來？我不知道是否我還要等待？也許他永遠不會回來。

我早已不是做夢年齡的女孩，擦乾了眼淚，還是得面對生活，繼續人生。忙碌的工作能助我忘記孤寂和悲哀，空閒的日子只惹我對他



懷念。

親愛的女兒，我以為我們可以互相排遣，我給你快樂的一天，你給我忘憂的一日。結果我失敗了，彼此徒增傷感而已。原諒我，蘇菲亞，你該走了。

大家好言相勸，總算止住你的眼淚，你緊挨著我，不讓小虎接近我。

「阿姨，我們不要跟他在一起。」

我點點頭，和小虎交換眼色。一會兒工夫，妳忘了剛剛的不愉快，又像一隻快樂的小鳥，吱吱喳喳地飛舞起來，我若無其事地為妳沐浴、洗衣，輕撫妳胖胖的身子，我很明白，這是最後一次。

一句「陪阿姨上大夜班」，我輕易地誘妳回到醫院，妳跑進媽媽懷裏，又轉過來對我說：

「妳明天下班時，要記得來帶我哦！」

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，慢步走回工作崗位。天亮時，我在病室測量血壓，瞥見妳跑進護理站，我沒有叫妳，低頭繼續工作。待我回去，妳已走了，又睡著了。

我回到宿處，異常地疲累，却無法成眠。再去上班時，他們說媽媽帶妳回高雄了，而妳的父親，也即將在近日內轉回美國，是落葉歸根吧！而我，再過幾天，也要結束這裏的工作。冥冥中自有安排，相逢、相聚，都已是昨日黃花。

午夜徘徊，思維湧現，妳嘹亮的笑聲經常自我心中響起，我總懷疑我祇是在做夢，夢醒了，這所有一切的歡笑悲傷都成幻影一場。不是夢，我明白真實的一切確實發生過，我的生

命妳進來過，妳的，我也進去過。

我們相處的二十幾個小時，充滿了自然流暢，當時我明知那是僅有的一次，可是我並不珍惜，我那時的想法是：既是過眼雲煙，付出太多，憑添無謂牽掛而已。可是妳給我的，却是這麼深，這麼純！我真要責罵自己，浪費了太多的感情於男女之間，虛擲了太多光陰於情慾的追求。妳使我察覺到自己的卑微與狹隘，妳提醒了我，世界上還有許多比愛情更美好的事物值得我尋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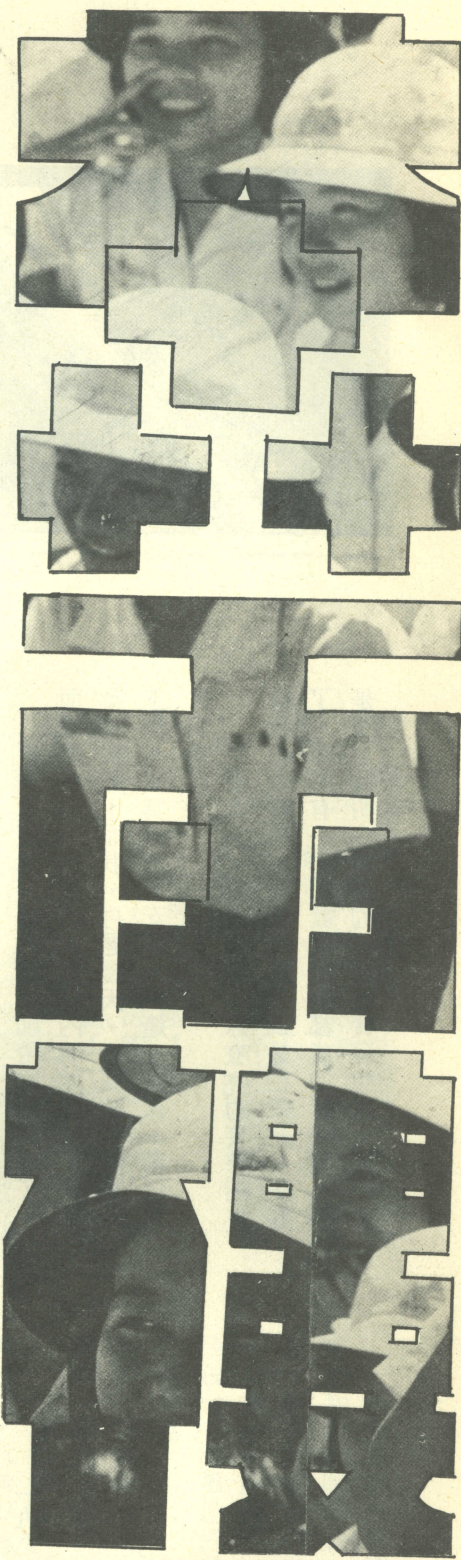
或許我該掄起慧劍，走出他的世界，沒有我，他仍然可以活得很快樂，這就夠了。

蘇菲亞，親愛的女兒，妳已六歲，頭腦又聰明，也許不久後妳會把我遺忘，但我堅信，有一天，記憶的火花會重現，妳會記起，在中國的故鄉，有我這麼一個人。

妳走了之後，我很想念妳，我們重逢的機會僅有億萬分之一，也許那時我已頹頹老矣，妳亦已兒女成群，在這個世界的某個角落，我們擦身而過，無影無息。但是，請妳相信，在我的腦裏，永遠都活著六歲的妳！

蘇菲亞，願命運之神保護妳。

一九八一、八、二十二 初稿



## 紀捷

### 卷四 快車道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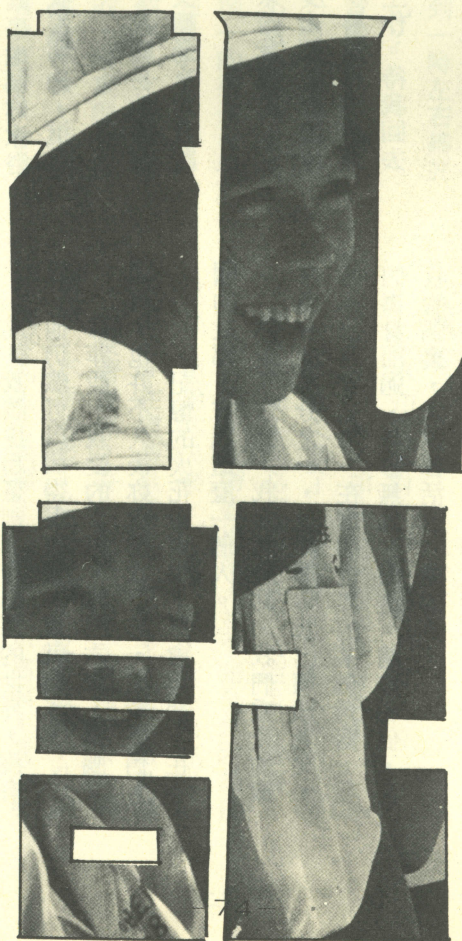
頂著夜空走出戲院，嘴裏還哼著散場的音樂。走入現實的世界我必須把剛才真摯的愛，永恆的情感都忘懷。

我愉快地哼歌，等著我的公車。  
當公車來時，我忽然楞住了，或是說有點感傷。因為我發現我一直重複地哼著這麼兩段：

you need someone who really  
loves you

you need someone who really  
cares you

公車載走一大群人時，我仍在站  
牌裏等地，更不自覺了。



### 1

小男孩輕輕扯手中的細線，紅色的氫汽球便往下沈，放鬆，汽球又上升。他好奇地扯扯放放，後來線就斷了。

握著斷了的線，看汽球緩緩升入天空，小男孩有些落空。他不願意學  
別人一樣，他已經在學了。

### 2

球的年齡，開始要像高年級的同學一樣做功課，背大大的書包上學了。  
汽球緩緩變小，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天空吞噬掉。到後來，小男孩也不想再繼續觀望了。

就像是打了一場球，臥在微樹

趕緊追球，追到了趕快傳出去，趕忙又追著球，有些人甚至都沒碰過球，只是跑著。

終場下來一個個臥在你身旁的樹下喘氣，問他誰贏了？只輕淡地答聲，忘了。

竟忘了？

3.

我現在點著一盞燈，四處黑暗攏著我，我的桌面都是瑣碎。

我看得這些，捧熄這盞檯燈，於是全部黑暗了。

然而我的風扇還在吹著，我聽不得他們，離開椅子去把他們弄熄。

現在沒有光，也沒有聲音。但是我卻更恐怖地看到自己腦子底的影像，聽到自己記憶底的聲音，不要，我不要那個，我要安靜，我不要面對自己、面對現實……

於是我又扭開電扇，弄亮那盞燈，任桌面以及一切瑣碎繼續零亂。

4.

有時候惺忪地臥在清晨的床上，好笑地問自己到底為誰辛苦為誰忙？我最好永遠不要醒來。

好像我已經不堅持什麼了。不堅持有趣的生命，永恆的感情，至高無尚的第一流，人性的善良，令人憐憫的罪惡，自我實現，意義……

後來我醒過來，開始盥洗，才發現我仍必須堅持使用黑人牙膏。

好像連醒著、睡著，堅持與不堅

持都不太了解了。

5.

要出門那年還小，望著母親偷偷拭淚，總覺得她太放不開，也有些不忍心。

多年了，夜色仍在車廂外的異地飄泊，以不變的節奏哄搖一群倦歸的候鳥。才想起沈思像是遺忘好久的故事了。而今又帶著充滿信心的弟弟出門，又望著母親悄悄拭淚，不禁憶起那些懸在縱貫線兩端的日子，那些拒絕掉淚的日子……，竟也似母親一般放不開，拭淚。

終有一日，映在縱貫線底他不再年輕的面孔會體認，車廂外飄搖不定的夜色要成為他的歸處。

當汽笛再響起時，他竟慌忙地不知道該是更南還是更北……

6.

還記得我們在淺水灣有星星、海風、浪濤，熾火的那個晚上嗎？

威爾瓦第的四季提在我們手裏春

、夏、秋、冬地盪呀盪個不停。風吹得我有些冷，緊緊依偎著自己的溫度，我有一種感覺。我們畢生努力追尋的，或許不是那種偉大的真理、統一的、無惑、成熟。而是緊緊纏著人性深處的那種悸動，海一般的神秘、浪漫、任性、不可捉摸，星光底的熾火那種溫暖、艷麗、剎那……

而我們卻寧可一直相信真理、和諧、無惑、成熟。

7.

在這一列車上，我對我的漠不相關感到得意。在這裏孤獨以及人群都是同樣以及被同意的。有時候會有一些小販試圖做一些不太瓜葛的交易，列車長也會適時查票，把一些不合格的人趕下列車。

窗外常常會有一些美麗但不真實的風景，從一根弦拉開的海岸線，到池塘的漁火，市囂的霓虹，消失在平野深處的榴火……

列車就以這等似醒非醒的情緒左右晃動，我看著每一個人來自不同的地方，又在不同的小站下車。某個時候我也要在一個不知名的小站下車，換上一些新的乘客。因此，除了欣喜我們都恰好搭在同一列車外，實在沒有什麼別的好做。

我仍享受我的孤獨以及人群，此外，我變得不太願意去理解……

8.

列車輕淺地滑入這落雨的小鎮，夜尚未醒來。

不知名的女孩依著我的臂膀甜甜地寐著，有一副好氣韻、長相。不知道為什麼我又哼起那首歌：

you need someone who really loves you

you need someone who really cares you

我不忍心變換一個姿勢，怕驚擾一程正年輕的夢……。